

25 257

神經症患者

——他的內外世界

J. B. 弗尔斯特著

514

科学出版社

神經症患者：他的內外世界

J. B. 弗尔斯特 著

徐 飞 錫 譯

科 学 出 版 社

1959

J. B. Furst

The Neurotic: His Inner and Outer Worlds

The Citadel Press, New York, 1954

內 容 提 要

本书作者指出美国存在的神经症是广泛的；其病因不象弗洛伊德所说那样，并不是内在的、本能的、生物学的，而是外在的、社会的。美国所以有神经症患者是因为美国社会恶势力的压迫，发展了片面的和歪曲了的反映。

本书前十章讨论神经症的基本理论问题，涉及皮层是社会进化的产物和个性的来源，生物学和心理学的关系，情绪和动机对理解的从属性，个体意识的形式，性慾对行为的真正影响，美国妇女和儿童的被剥削的地位和所产生的家庭问题，以及对成人个性的可变性的讨论。后十一章涉及对神经症的治疗问题，主要内容是美国神经症的发展规律，意识上的神经症式歪曲和思维过程所起的变化，批判心理分析的功用主义和强调实践不能脱离理论，对自由联想、治疗者的被动角色、移情、强调梦的分析等的批判，对强调顿悟和不科学的心理分析解释的批判，对梦在唯物主义心理治疗里的作用的讨论，以及对本质上痊愈的鉴定。在作者独创的科学心理治疗里，强调对社会势力的认识和对恶势力的斗争，并且主张要基本消灭神经症必定要推翻美国现在的政治经济体系。

本书还介绍了费利克斯教授为俄译本所写的序言，这篇序言对本书作了适当的评价和中肯的批判，对于参考本书的读者们是很有帮助的。

神經症患者：他的內外世界

J. B. 弗尔斯特 著

徐 飞 錫 譯

科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阳門大街 117 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出字第 061 号

北京西四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经销

1959 年 9 月第 一 版

1959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京) 0001—2,500

书号：1900 字数：230,000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9 1/4

定价：1.35 元

譯 者 序 言

翻譯这本书的目的，主要是介紹一位美国进步科学家对一般心理学的，尤其是对神經症理論和治疗的看法。这本书里突出的內容是对弗洛依得心理分析学派和对新弗洛依得“文化学派”的批判。鉴于以往我国精神病学界、心理学界和一般社会科学界从心理分析所受到的毒害，多介紹一些对这个反动的伪科学的批判，似乎是有必要的。

其次是我們感觉到現在普通心理学，尤其是医学心理学在理論上的貧乏，似乎也有必要多介紹一些富于理論的、有启发性的、可以刺激理論探討的論著。虽然我們不一定全盘地接受，或是完全同意这本书的論点（比如这本书著者主张心理学是純社会科学），然而这种有刺激性的論著，对我們自己理論的探討和提高，会直接地或是間接地有很大帮助的。

另外一个原因，是本书的著者，作为一位美国的进步人士，揭发了美国腐朽的、垂死的、日薄西山的社会經濟制度，以及由于这个制度所产生的許多缺点、罪恶和后果。这些后果里的一个就是这本书里所講到的美国神經症的流行。这一点将使我們对外強中干的美帝紙老虎有更多的認識。

自然，我們的社会主义制度，早已在人类文明演进史上，远远地走在美国前面，所以这本书的著者所提出的許多具体問題和針对这些問題的多数疗法，在我国的今天是不适用的。不过，我同意著者的这种看法：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将不存在神經症。我想那时候的精神病患者，将只限于器官性的病患。在共产主义的无限美好的社会里，許多心因性的（也就是社会性的）疾病，都将不会存在；这种疾病都将得到完全的控制和預防，从而就不可能想象神經症在那个时候仍然存在！那时候的人类寿命将大大延长，人将会

只按着自然規律衰老而死。这是我同意著者論点的根据。至于我国現在，甚至于苏联現在所以仍然有少数(远远地比美国少)神經症患者的原故，无非是由于資產階級思想的殘余，和由于在解放前患者所受不良社会的創伤和影响。自然，这只是我个人的見解，可能完全是錯誤的。

这本书早已由布罗宁和馬欽諾夫斯卡婭譯成了俄文，并且 A. P. 鲁利亚教授曾在俄譯本里为这书写过一篇序言。現在我把这篇序言一併譯出，附在中譯本的前面。我觉得鲁利亚教授对这本书的意見是寶貴的，可以帮助我們对这本书作出适当的估价。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副所长兼医学心理組組長丁瓚先生借給我弗尔斯特的英文原著，使我得以完成全部譯稿；孙曄同志校閱过我的鲁利亚教授俄文序言譯稿，都使我很感謝。

这本书是直接由英文原本翻譯的，恐怕其中难免有不确切的地方，还希望讀者同志們批評，指教。

徐飛錫 1959年劳动节前二日

魯利亞教授序言

奉獻給蘇聯讀者的這本美國進步精神病學家弗爾斯特著作的俄譯本，無疑是有很大的意義的。

近十年來，在我們的龐大文獻里對神經症和精神神經症問題很少闡述。這個原故，從一方面來說，是因為由於資本主義社會的社會衝突和矛盾而產生的精神神經症在國外得到很大的蔓延，而在蘇維埃國家里則極少遇到，並且病的治療問題也不象資本主義國家里那樣尖銳。從另一方面來說，這說明弗洛依德提出的唯心主義的神經症概念在我們當中引起了自然的和正確的反應。

И. П. 巴甫洛夫學說為真正科學地研究神經症機制創造了前提。在現時這種作為蘇維埃唯物主義生理學和心理學特點的神經症問題的研究，在國外有越來越多的擁護者。

但是，神經症的社會性起源和心理性質的最重要問題還有待科學的闡明。在文獻里對人類怎樣發生神經症，它是用什麼資源發展的，不只是精神病大夫和神經科大夫，就是內科醫生、婦科醫生、外科醫生實際上也不能不遇到的，神經症患者本身心理上是什麼樣，這些問題沒有得到應有的反映。在我們文獻里對國外廣闊流行的各種各樣唯心主義的神經症概念極少審查和批判；廣大的讀者羣眾對國外精神病學家和心理學家如何處理神經症問題，有什麼根本的基礎的錯誤妨礙着關於神經症、神經症的病因、表現和治療的科學觀念的發展，都是模糊不清的。

弗爾斯特的書“神經症患者：他的內外世界”在所有這些方面引起我們巨大的興趣。這本書的著者，作為一個實踐的美國精神病學家，處在近十年來在國外環境神經症問題所展開的一切基本性爭論的過程里，是用關於這一學科的高深的知識和正確的、進步的立場來處理這些問題的。正因為如此，就使他可能對神經症及

其病因和治疗学說的現狀有既严肃又渊博的闡明。作为精神病医生,他公开地依附了彻底唯物主义的观点,并且对试图用唯心主义立場来解释神經症和应用心理分析治疗方法的一系列美国精神病学家的理論和实践,加以深刻的、持重的批判。

弗尔斯特书的中心任务是对西格蒙·弗洛伊得所創始的和他的信徒們所发展的心理分析学說和实践的批判,同时,用依据唯物主义人类心理学說的科学的神經症概念,树起这种唯心主义观念的对立面。

弗尔斯特所英勇承担的这项任务并非是偶然的。难道还能說出任何其它时期象現在在美国和一系列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所出現的一样,弗洛伊得主义和与其有关的流派的概念是如此的广泛流行,在文献里如此的加以宣传,无怪乎某些唯心主义哲学家頒給弗洛伊得近代科学心理学之“父”和創造人的名号,并且說弗洛伊得主义的推广是最近几十年科学的最伟大成就之一了。

认为潛隱的、无意識的傾向指导人类行为的弗洛伊得学說是在上世紀最后几年出現的,而在本世紀的最初几十年已經得到广泛的推广。这个学說的兴起是对那时經典心理学的反抗,那时的心理学追求用尽可能准确的实验室方法来研究个别的“心理机能”(就象感觉和知觉,注意和記憶,表象和思維),而在那个时候,这些在科学里占主导地位。但是在十九世紀末叶的这种心理学,在事实上,就是应付这样一些实質上人們越来越关心的基本問題,象个人的精神生活、个人的需要和傾向、兴趣和体验、实践活动和冲突、成功和失敗,也无能为力。弗洛伊得的心理分析术是和这种心理学的基本概念对立的。弗洛伊得试图从事研究人类体验的具体内容和人类的具体精神生活,把人的需要和欲望,他的活动动机,他的冲突,他的情感生活加以分析。

但是心理分析的这种试图遭到严重的失敗,并且把心理学引入了絕路,这在人类精神規律的科学观的历史上是没有前例的。

弗洛伊得主义不正确的出发点不可避免地必定把他引到这种結局。心理分析合理地擴斥了形式唯心主义的心理学。这种心理

學的擁護者們，在他們的課本里要用數十頁的篇幅來分析嗅覺或是皮膚感覺的機制，而不肯即便用兩三頁的篇幅來解答個人的生活、個人的需要、興趣和體驗的基本問題。在國外大學里講授的實驗室的、主觀的心理學就是從事說明這些象人的生活的方式如何形成也感覺無力。而這些東西正是組成個人體驗和創造思維的熱望和衝突的基本內容。但是，心理分析的擁護者們用他們關於精神生活顯明地有較大內容性的學說來和這種心理學對立的同時，完全忽略了一件極重要的事實。他們不明瞭人類全部心理活動是由人的社會生活條件所形成的，並且是人的社會實踐的產物；他們不明瞭，根據馬克思的話，人的意識只是被意識到的存在，他們不明瞭了“所有五官的知覺是世界歷史性過程的產物”，從而，人類心理活動的本質不應當從“人的精神深處”、從人的生物性質、新陳代謝或是腺的功能里去尋找，而是應該從人的社會生活的具體形式里去探索。這種為唯物主義心理學所掌握的立場根本和弗洛伊德心理分析術相對立，在實質上，心理分析是停留在那種狹窄個人主義的人生觀的圈子裡，這種看法是過去唯心主義的心理概念所造成的。

弗洛伊德自己的基本任務好像是要發現個人的動力，要明了什麼東西決定人的行為、指導人的全部能動性、並且作為人的全部活動的基礎。他開始從人類生物性的深處，從人的無意識的傾向和本能來尋求這種動力。弗洛伊德用前達爾文的（或反達爾文的）生物學所用的研究動物的方法，來研究人的個性，在實際上重犯了所有這種學說的基本錯誤。如果魏斯曼一派學說在固定遺傳原形質里來尋求所有生長的基本根源，並且認為封閉在染色體的特征是永久不變的，並且只能在植物或動物的外表形態上表現出來，那末弗洛伊德在分析人類精神活動的根源上就重蹈了這個覆轍。他相信人類精神活動的根源永遠是某些不變的本能和傾向，他相信這些傾向是最初起源在人性裡的，他相信這些傾向只有在人的願望和動機、行為和體驗里出現，並且他相信，在本質上，人類的精神發展都可以歸為這些“潛隱的”傾向的成熟和表現。

弗洛伊德學說在不同階段有不同的形式。最初，就象唯心

主义体系常常发生的一样，弗洛依得学說发现了一系列的具体事实，描述了情緒的冲突，向无意識的排挤等現象以后，获得了某些重要的心理病理的規律。但是不久弗洛依得理論立場的錯誤就导致他到这种地步，就是发现的事实被他有意图地、任意地和不科学地加以收集和解释，于是心理分析学变成了一个完整的形而上学的体系，在这个体系里起主要作用的首先是作为性本能形式出現的、假設的“生存本能”和“死亡本能”。他用“死亡本能”来解释所有在自然里和社会里的毁灭性倾向。弗洛依得学說的个别論点在该学說的全部发展过程中不管有什么改变，它的基本体系永远是錯誤的和彻头彻尾唯心主义的。在說明人类精神活动的时候，弗洛依得永远向“潛隱的精神”，向无意識的“本能趋向”，和归根到底，向人体細胞内所进行的同化和分解的基本过程去求救。在寻求原始的动力时，他从来没有注意到人类社会生活的具体形式，从来没有看到社会的历史、劳动和語言的力量，而这些是形成人类心理，从而造成人类心理的“本質上的力量”。弗洛依得认为社会不过是缺乏任何有构成力創造力意义的、异己的、与个人敌对的力量，是压抑、限制人类内在倾向，使这个倾向受“检查”并妨碍其自由表現的力量。

这些观念(和許多其他类似的观念一样)代表着小资产阶级的观点。小资产阶级总是把社会看成对人类来说是异己的、敌对的外在力量。这种观念导引弗洛依得构成由此产生的对心理看法的整套体系。

如果人类愿望和活动的本源是无意識倾向，常常在和周围环境冲突并因此而遭排挤，那末不是反映外間世界并在人的活动过程中形成的人类意識，而是相反的，从这种意識活动里分裂开的无意識力量才是一种决定人的精神生活的基本动力。这种无意識的倾向和本能，为环境的影响所抑制，照弗洛依得的意見，是神經症的病因。由于不可能实现这种潛隱的倾向而起的内心冲突，可能造成不能忍受的心理紧张，这种紧张在梦中、說話的錯誤里和計算的錯誤里出現，并且有时导向神經症的反应，把紧张轉化为神經症。

的症候。心理分析的任务也就是发现这种潜隐的倾向和与此相連的冲突,为病人造成消除“反应出来”这些倾向的可能性,从而重新建起失去的心理平衡,因此而得到心理的健康。在心理分析医生指导下所进行的对这种无意識的、受抑制的情感的系統化“消除”,是治疗心理疾病的基本方法。

在本世紀最初十年由弗洛伊德所陈述的心理分析理論可以归结为这些基本論点。有些时期心理分析并没有得到承認,并且不可能有进一步的推广;許多从事研究工作者对心理分析夸大无意識的意义和心理分析对性欲傾向的特別注意,都加以摺弃;許多人对症候的“解释”方法加以怀疑,这种方法包括很大的任意性,并且和收集肯定科学事实的方法发生显明的矛盾。可是帝国主义时代的資本主义社会矛盾越向前发展,心理分析就得到越多的发展,并且心理分析就越变成反动集团和它的理論家們的公認的思想体系。

对多数心理冲突真正病因的发现和對資本主义体系不穩性的引起注意,对資本主义社会的統治集团来说是极端不利的。相反的,从資本主义社会矛盾的真正社会原因里把注意轉移的試图,把注意指向“潜隐的人类精神”和加强人們以下概念的試图:就是說不穩性和毛病的原因是基于潜隐的生物的傾向,并且說現代資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在实际上,有它的生物上的解释,——所有这一切只能受到这个集团的极活跃的贊許。这就說明为什么心理分析理論在最初被資產阶级的報紙訛作是荒誕的和沒有根据的,可是不久非但得到广闊的推广,而且得到普遍的承認。“潜隐的傾向”和“无意識的”概念在資產阶级的科学和艺术文献里取得重要的地位,并且在一系列的国家里已經取得被公認的哲学性質。

心理分析理論所应当保証的这项新任务不可避免地引向把心理分析近代化,导致“新弗洛伊德主义”概念的出現,这些概念目前充斥在資本主义国家科学和通俗讀物里。这是很自然的。

那些“新弗洛伊德主义”概念的某些代表就不得不否認性欲的主导作用,有些比如“文化派”心理分析理論的代表們,首先是那些

美国精神病学家如何妮、弗洛姆、加第那等就都自己担負起来对构成心理冲突和导致神經症的那些社会条件的明确化任务。但是就是这些理論，在表面上是在弗洛伊德概念里注入某些新的东西，而实际上完全停留在“經典”心理分析范围以内，并且繼續証明現代社会冲突的本原是由于儿童早期的体验，这与“对嬰兒慈爱的缺乏”或是嬰兒“最初侵略性傾向”的排挤，或是訓練兒童清洁习惯的不聰明办法有关。自然，这些嘗試是多么令統治的資本主义集团满意。这些理論的代表人物作出一种姿态表示他們用社会的准则来作为解决一系列社会問題的途径，而事实上把資產阶级社会无政府状态真正社会历史性根源的分析，引到歧途上去，并且造成了方便的、“假社会性”的术语，用来掩飾这种社会的真正矛盾。

我們很可以明了，所有这些都使唯物主义心理学有必要用适当的方式来估价这些学說，揭发学說的社会性和用关于人类精神的真正科学的看法来代替那些学說。但是这不是简单的任务，應該重新审查占統治地位的心理学的根本立場，清楚地指出个人主义对精神的处理方法的不科学性和那些沈湎在形而上学精神观念残余里的看法。根据这些看法，精神的基本特性是封閉在个人的精神生活里面，起源在精神生活的深处，并且只和外界环境的势力相对立。这种外界势力好象永远对这种內在力量是外在的、敌对的东西抑制內在力量，阻止內在力量的自由表現。

只有照这样彻底审查关于精神科学的基本原則，对心理分析的批判才可能令人信服和大有效果，而使精神生活的病理学說可能获得真正的科学基础。

弗尔斯特自己担負起这项任务；这项任务也規定了他的“神經症患者：他的內外世界”一书的基本內容。

弗尔斯特是用唯物主义立場来从事研究心理的。对弗洛伊德主义又加以批判的时候，他卫护了正确的原理，根据这种原理，人类私人的关系常常只是他們社会关系的反映，而心理分析家們习以为常地认为是潛隱的私密的体验和冲突，都是由社会关系和社会冲突所产生的。这种进步的，并且在它本身的基础上，絕對正确的

出发点,就使弗尔斯特可能完成有严肃、巨大重要性的理論工作。

作为一个唯物主义研究工作者,弗尔斯特从分析大脑和它的皮层对调节人类行为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入手。然而弗尔斯特指出:永远不要忘记大脑是“思想器官”,大脑功能的规律只有在这样的场合下对我们才能清楚:就是我们要能理解大脑反映外在世界,从而给人构成人客观地存在于其中的现实的图景。所以人类大脑虽然是最复杂的,然而不单是“生物的器官”;这是一种反映人类社会生活情形的器官,是一个能在最复杂的联系和关系里反映客观世界的器官。

这个原理使著者得到正确的并且很重要的结论:人类大脑的功能,也正象人类的心理过程一样,只有在以下的场合才可以理解,就是要走出大脑内在由生物所决定的功能形式的圈子,或是走出人的心理过程内在性的生物规律的圈子,要考虑大脑所实现的那种现实反映的复杂形式。著者写道:“永远不要这样理解人类个性,即把它简化成一些动物的或是本能的倾向,就如同不能把布拉姆的交响乐简化成声学物理去理解布拉姆的交响乐一样”(俄译本73—74页,中译本59页)。

把人类行为归结为人类潜隐的、生物的力量表现这一试图,就把弗洛伊德引到决定人类所有行为的是那些原始的、无意识的倾向起主导作用这个提法。关于人类心理社会性质的原理就把弗尔斯特引到相反的提法,就是说,不只是人类意识,就是人的情绪和激动也是由他生活的外在社会条件和他同别人所发生的关系来决定的。遵循马克思的著名原理,著者正确地指出一种武断说法的错误,就是说人类情绪和动机只有纯生物的性质;有完全的根据来论断这些情绪和动机是在具体社会关系的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大家知道,在现代人类体验里占如此重要地位的恋爱,在古时是不晓得的;这一点也无可置疑,就是人类行为的动机在绝大多数里有社会性质,弗尔斯特聪明地提出:如果人认识到水管的水含有致病的滤过性毒,那末在他心里就立刻引起把水煮熟的需要,在这种情形下,这种需要就有很复杂的、意识的性质,并且是由对性质上极

复杂的客观现实情形的反映所产生的。对于这种事实的无知，就对待情绪和需要象对待纯生物现象一样，并且把情绪同需要和意识现象对立起来，这说明不了解有人类实质的情绪和需要，这是完全不合理的简化，是和事实的客观情况有显然的矛盾的，不应当把人类情绪和需要理解为个人的、无意识的、生物的、潜隐的表现，而应当理解为反映人类生活的客观社会关系的、人的有意识活动的结果。

但是弗尔斯特没有把他的理论归结为制造一个简化的理智主义体系。著者清楚地明了个人意识不同程度和不同形式的存在。人可以在直接的印象里、知觉里，也可以在复杂的思维里，概念里反映现实。在两种场合下，现实是有不同深度和不同程度的丰富性反映在人的头脑里的。但是在所有的场合下，现实不是被被动观察者的意识所反映，而是被与现实积极相互作用、并且可以把对于人的实践有特别重要意义的现实那方面分离出来的人所反映。这种为积极的、活动的人（客观上包括着和他人的某种程度的关系）所作的反映，也就是人的意识。

容易看出，引导进步的精神病学家的这个观点，他的科学的和实践的工作和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的论点根本不同。

弗尔斯特是否否定了无意识？如果没有，他是如何处理这项正常和变态心理学的重要问题呢？

弗尔斯特对无意识问题的解答，在逻辑上是由他的总的立场引伸出来的，并且引起无可置疑的兴趣。这个解答根本不同于弗洛伊德的无意识观念，并且作为弗尔斯特处理神经症患者和神经症治疗方法的出发点。

弗尔斯特谈到思想永远是有意识的，意识性的特征包含在思维的定义里，他把思维理解为现实反映最复杂的形式。可是这是否意味着，所有现实的联系和关系都是一样充分地被我们意识到了呢？

我们在反映我们外界生活条件和我们在社会生活客观条件里所处的地位时，我们不都是同样完全理解一切的；客观现实的某些

方面較充分地被我們意識到，有些方面，就有显著的困难和錯誤。对資本主义社会里人与人相互关系的規律的意識，对他們在社会生活里自己的地位的意識，都属于后者；要知道，在資本主义社会里人与人相互关系的真正根源，极多的时候是在一种歪曲形式下被表述出来的。货币金錢关系常常如此的掩蔽人类的真正关系，資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力是常常如此的被关于人类行为动机和关于社会发展动力的錯誤看法所模糊，以致于本身是这种系統中一个环节的人，常常不能充分完全地、正确地意識到他存在的大部分条件和他自身行为的真正动机。更有甚者，那些由童年期就对入注入的歪曲的、不真的看法，便用不正确的代替了社会动机和动力的正确反映，其結果是人就不得不在对他所生存的情形沒有足够理智地了解的情况下来活动。这种沒有理智地了解它的客观意义而进行的人类心理活动，对弗尔斯特來說，就构成人类“无意識的”活动的基础。

对弗尔斯特來說，“无意識行为的”根源本不是“潛隱的”，“生物学的”，而是不理解的或歪曲理解的社会的東西，并且正是这种客观意义为人所不完全或錯誤理解的人类行为，可能变成許多冲突和困难的根源，这些是作为一个精神病医生的弗尔斯特所关心的。对基本心理概念加以根本的重新审查，肯定意識的社会性原理，和承认有必要根据人类客观关系說明最私密的和最內在的体验，弗尔斯特就探討了研究神經症問題的新途径，他书里的內容基本上是关于这方面的。

由于这样重新审查的結果，弗尔斯特所得到的第一个肯定的結論是这样：导致神經症和有如此的私密的个人性质的冲突，决不是由于对冲突的肤浅审查而指出的那样私密。夫妻私人关系冲突的后面，在明显的、絕大多數的場合下，是存在着妇女社会地位的冲突和在資本主义社会里实际上导致对妇女的歧視的、不正确关系的体系。在和对自身活动、自身成就不滿相联系的冲突的后面，存在着在資本主义关系体系里人的不稳定的地位，这种不稳地位在人自己的、彷彿是深刻的个人行为里所作的一举一动当中反映

出来。就是父母子女的关系，由婴儿时期所起的冲突，是和弗洛依得所描述的那些潜隐的个人的情感体验没有任何共同的地方。在父母子女的关系后面，就象和所有“个人”关系的后面一样，永远存在着真正的社会关系，并且不考虑这些关系，就意味着不理解人所体验到的冲突的实质，从而导致对神经症起源不正确的、歪曲的估计。

弗尔斯特所建议的人格冲突分析的全部方法完全是和弗洛依得的方法对立的。如果弗洛依得试图由“潜隐的无意识”里，“向里去”，来解释神经症的原因，那末弗尔斯特所依附的方法和在这本书里他所捍卫的东西是走出人类个人体验的圈子，并且在客观的、外在的、不依赖人的意志的社会关系里去探索神经症的实在根源。

但是，如果认为弗尔斯特的立场是拒绝对病人作积极的工作，是对神经症（这是资本主义社会里人的生活条件的必然后果）采取消极的态度，那就不正确了。这本书的著者的立场，恰恰是和这个相反。

弗尔斯特有完全的根据来斥责心理分析的追随者们，这些人把对神经症治疗的基本任务看成是调节被排挤的、被抑制的情感，所以他们认为医生的被动行为就完全够了。这种医生只是造成消除这些被排挤的情感的条件。

从对立的立场出发，著者认为病人在周围环境里正确定向的造成，是神经症心理治疗的基本任务；要为病人克服受抑制的情感，就意味着要正确理解引起病的原因，意识到导致人的病态体验的真正根源，并且著者说，要达到这一点，所有病人的注意力不应该向内导向他的体验，而应导向对生活的外在客观条件的认识，导向对原来就吸引病人的那些社会关系的分析，导向正确个人行动的寻找，而这种正确个人行动是基于对外界情形的正当理解的。所以为什么在弗尔斯特的体系里，心理治疗的基本任务是密切和对神经症患者重新教育的任务连在一起的，并且心理治疗和教育工作的统一，构成著者在这本书里所陈述的合理的、心理治疗体系的基本特征。

無須乎証明，進步的美國精神病學家的書在美國心理學和精神病學文獻里代表一個有趣味的和重要的現象；可以說除此之外，書本身是美國進步力量在科學最複雜部門的一門里所進行的緊張鬥爭的反映，而這些科學部門所受荒謬的個人主義概念的毒害，比較其他部門為多。這些荒謬的個人主義概念是用來歪曲地處理人類精神生活和人與人間關係的最重要問題的。

弗爾斯特的書，無疑也有它的弱點，具有某些片面性。某些重要心理問題是被著者解決的簡單化和公式化了。在他的書里，完全沒有提到唯物主義生理學那些成果。這些成果為在科學的處理高級神經活動病態的基礎上的神經症學說，提供了堅固的、自然科學的根基。對高級神經活動病理生理學的文獻加以更廣闊的研究，無疑將會把弗爾斯特的書中所發展的对神經症和治療方法的觀點體系放到堅固的基礎上面。

我們在這書某些章里遇到的過於用理智主義來解釋病理發生的和特別對神經症治療的一系列問題，是可以爭論的。

但是雖然如此，我們必須給這項工作以高的評價。弗爾斯特從事批判地攻破西方占統治地位的心理分析的基本立場，重新審查它的根本立場，並且和它對立地樹立起對人類精神生活、對精神生活病因和對心理健康復元的合理方法，以及科學觀點的、深思熟慮過的、進步的體系。

所以，完全有理由來設想，弗爾斯特博士的書將要受到蘇聯讀者們的贊許。

（譯自莫斯科外國文書籍出版社1957年出版的俄譯本）

前 言

炼丹术一度是重要的艺术。虽然炼丹术招致了許多物議，可是在炼丹的研究上，曾化了巨大款項，并且个别炼丹家們获得了富貴的地位。炼丹的实践家們从而熟习了許多自然界的事实，并且能够在用化学物质作实验的当中，越来越多地取得实用的效果。可是他們其实并不理解他們是在作什么；他們学說的絕大多數是完全荒誕的，并且和他們所发现的許多由經驗得到的过程，自相矛盾。

在目前发展情况下的精神病学，好比是在科学的化学刚刚由炼丹术发展出来以前的一段炼金术时期。乍一看，这是一个高度不可思議的意見。精神病学不是内科里最大部門的一个么？精神病学家們作为医生來說不是必須經過在許多不同科学部門里一段长期而詳尽的教育嗎？不是常常用許多葯物或器械来治疗精神病科的病人們，而这些葯物或器械包括許多科学性原則嗎？不是有許多专搞科学，并且充滿了研究和理論观测文章的精神病学和心理分析的学报嗎？

然而現時精神病学和炼丹术的相似性却是实实在在的。我們关于精神病知道許多实际的事实，并且在治疗很多不同精神病过程中，我們可以获得許多疗效，可是基本上我們还不明白我們是在作什么。我們从来没有过公認的精神病学說。我們对精神病的分类是經驗的和描述的。疾病过程的完全不同类型現在是在“神經症”、“狂燥忧郁症”和“精神分裂症”的共同名称下堆湊在一起了。除了巴甫洛夫的繼續睡眠疗法是一个荣誉的例外，精神病的主要疗法——化学的和电的休克，胰島素，高体温等——都是在一种全然經驗的方式中被人发现的。到今天沒人准确地知道为什么这些疗法起作用。誠然，有远在两打以上的学說，都试图說明休克疗法